

FAZH FAZH

大上海病態透視

DASHANGHAI BINGTAI TOUSHI

《法制时代》丛书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- 钱啊，个体户手中的钱
- 超级婚礼
- 爆炸的“外烟”
- 麻将狂潮



周导 西贝编写

即使你是一位上海人，你也未必都知道这些……

大上海病态透视

周导 西贝 编写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391735

责任编辑：张荣民

封面设计：方 昉

大上海病态透视

周导 西贝 编写

印刷：张家口地区印刷厂

发行：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开本/32毫米787×960 印张 5 字数100千字

版次/ 1988年 8月第 1版 1988年 8月北京第 1次印刷

印数 1—45000

D 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北京市学院路 41号

定价：1.50 元

书号：ISBN7-5620-0094-8/ D·90

内 容 提 要

进步、改革是今天上海的主潮，但不可否认，上海仍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、有待于用法制完善的病态现象。本书以翔实的资料和写实的文笔，勾勒出一幅幅令人深思的斑驳陆离的画面：充斥于街头巷尾的“城市魔术师”在声嘶力竭地兜售假货；某些钱包鼓胀的个体户，为炫耀自己的财富，烧掉一张张拾元钞票；在“外烟”的烟雾缭绕中，不少烟贩子财迷转向；夜幕降临，这一边举行着“超级”婚礼，那一边“舞搭子”们四处活动；更鲜为人知的是，死灰复燃的性病，又悄悄重返上海滩

.....

本书状绘改革社会背景中的众生相，深入剖析改革潮流冲击下价值观念的裂变，鞭挞某些腐朽意识对改革的干扰，读来令人警醒。

目 录

钱啊，个体户手中的钱.....	(1)
一场甚奇甚巨的波澜.....	(18)
都市“魔术师”和“特级演员”	(29)
爆炸的“外烟”	(42)
追寻爱情的男女们.....	(55)
摩托黑市.....	(73)
“出国热”大曝光.....	(82)
夜幕下的“舞搭子”	(94)
船票倒卖忧思录	(98)
麻将狂潮.....	(106)
“房官司”写真.....	(117)
T A X T 误区.....	(127)
“超级”婚礼.....	(138)
性病，悄悄侵袭大上海.....	(145)

钱啊，个体户手中的钱……

你也许正在为钱犯愁，那你一定不会想到就在你的身边，有人用一张拾元钞折成纸船给孩子玩水，仅仅因为“这纸质特别好，经得起水浸”；有人把钱象撒传单一样，从窗口掷下；有人烧掉5,000元，只为了点燃一只煤球炉……

一张辗转托人带到的纸条飘到我的桌上：“明天下午四点，南京路东亚饭店门口，一定来。应颖。”一位开饭店的个体户姑娘？我下了赴约的决心，尽管这位素昧平生的姑娘还不懂在“一定来”前面冠上一个“请”字。

“我只有依靠钞票去寻一个合意的人了”

一位普普通通的姑娘。相貌一般，身材中等，打扮亦寻常。但二十二岁妙龄应具的青春活力，对小伙子们就不会没有吸引力。她率先伸出右手：“走，上咖啡厅去。东亚的咖啡厅是上海滩最高级的。还有，晚饭我请客。”

我说：“不如上你的餐厅去，欣赏你的烹调手艺。”回答我这调侃的，是娇嗔的一眼：“为了跟你谈一

趟，我的餐厅今天关门一天。关一天门要损失多少？少赚的钱加上浪费的菜，少讲一百五！不过，钞票我一点也不在乎……”

她当然不必在乎。高中毕业，大学中专技校都考不上，招工考也落榜。走投无路，毫无思想准备地被鼓动着加入了个体户的行列，又毫无思想准备地积聚起一大笔钱来。

“不过，钱太多了，心里反倒不踏实，讲起来也真奇怪。读书的时候，总以为有钱就一切都没有缺点了。现在真发财了，天平的一头反倒象少了点什么。少啥呢？好象少个人管。”

弦外音是再清楚也没有了，甚至清楚得有点叫人不安。她向往有一位丈夫，一位如意郎君。既然我是在“上层建筑”（她的原话）工作，那么，在茫茫人海中张开双臂，等待着投入怀抱的那位王子，极有可能就隐藏在我认识的人里。我能不能帮助她“寻寻觅觅”？

想找什么样的朋友呢？

“有才，有事业心，当然也要正派，良心好。其他要求不高。经济条件更是不论，没有工作也不要紧，我养他。他安安心心做学问好了，其他一切问题我全部包下来。家务来不及，请佣人。保证每天揩面水洗脚水端到他面前，每顿饭盛好捧到他手里。做哪方面的学问？他喜欢啥就啥，我都为他准备好了。有个同学在南京路新华书店工作，我跟她讲好了的，新到的书，不管什么书，只要她认为好，有价值，就每种帮我留一本。我每个月用黄鱼车去车一趟，车回来没有地方放就用纸板箱一箱一箱装起来。街道图书馆？三只街道图书馆也不能

跟我比！任何人不借，我买书不是为了借给别人的。要多少钱？要不了多少。一个月一千元，书就多得你屋里也不认得了。”

应颖取出一本50开本的精美日记簿。记载着她以结婚为目的而接触过的男性情况。共有百来个，清一色被称作知识分子的。

——钟某，32岁，自动化研究所。不肯见面，只肯和介绍人一起到饭店来偷看我。看过后讲我“揩台布面孔洗脚布的料”。

——林某，26岁，职大教师。认识一个月后，逼着要看我存折，否则就不谈了……

——刘某，30岁，上钢厂工程师。见面一分钟就讲有事走了。后来对介绍人讲，他主要是来看看我会不会是残疾。没有残疾又问我会生小孩哦，器官完整哦。甚至问我屁股后面会不会有尾巴，会不会得什么心理痼癖症，大概是怀疑我神经不正常。因为古今中外都是男的出钱，女的出“人”；只有女的“人”不完整，才会出现倒贴户头……

——张某，28岁，化工研究所。见面五分钟就象饿狼……

——金某，27岁，某学院研究生。什么？你养我养家？我还算男子汉？你这是存心要我丢脸还是怎么的……

——沈某，26岁，业余诗人。谈了三个月。第一次见面就把发表过的诗全部带来。诗好不好不晓得，看不懂，但良心极坏。要我结婚后把存款全部交给他。再每月交给他一千块，还讲他怎么用我不许管……

……

“看见了吗？别人为我介绍一个，我就丢一回脸，弄得我都怕去见面了。”

“女人是朵花，可以插在牛粪上，也可以别在西装上。总是别在西装上的好吧？女人本来就没啥戏可唱，加上是个体户就更加没有花头。只要在别人面前能抬起头来，暗地里做牛做马我也心甘情愿。唉……别看你已结婚了，实际上你还是不知道做女人有多少苦。有空时，我总喜欢到大饭店门口去看那些吃喜酒的新娘子。别看她们打扮得如花似玉，脸上笑吟吟的，实际上心里是上下（忐忑）不安的。结婚如赌博，都是博一记的事情——喜酒一吃就定终生。这个男的，结婚前就鸡鸡狗狗的不讲了，就是结婚时花好桃好样样好的吧，谁知道结婚后他会不会变成魔鬼？结婚又比赌博还不如。赌输只是输一笔，结错婚就错一生一世。对于我，还有一个特殊情况，讲来讲去又是我的钞票。看中我钞票不看中我人的，不晓得有多少；而我又只有依靠钞票多去寻一个合意的人。你说复杂吗？复杂得来……我也形容不出。想起来，大概钞票是不能太多。那些男的也许是对的：一个女的，再加上钞票多，大概真变成了一个怪物。你说呢？”

荒唐：在世上投下自己影子的另一种方式

“钞票，不过是些花纸头罢了。”

不知有多少个体户对我这么说过。而第一位让我知道世上还这么一个定义的，是一个叫袁子超的个体户，卖水果的。他才三岁的侄子很有点“人来疯”，于是，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谈话环境，他从西装皮夹里抽出一张颇新的拾元钞，折成一只纸船，打发小男孩放脸盆里漂

去。

“钞票纸质特别好，比一般纸经得起水浸。”他解释道。

不知道他的话里有多少炫耀的成份，但他的话却深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。因此，当采访到下面那三只奇特炮仗时，我已多少有点见怪不怪了。

叶真铭的母亲坚信，自己的儿子之所以能发财，定然是她三次去玉佛寺顶礼膜拜的缘故，因而嘱咐儿子过年时千万别忘了给财神爷放三个炮仗、烧一点纸钱，以利来年大发。糊里糊涂暴发起来的叶真铭深以为是，而且感到烧纸钱不如烧真钱，以示心更诚。再进一步的逻辑推论，当然是炮仗也该用钞票做啰。怎么做呢？心诚脑则灵，他买来些大炮仗掏出其中的火药，用一千五百元重新裹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独三无四的三只，另准备下一千元作冥钞。

参加黄礼义、郑大山两位个体户婚宴的所有宾客，却是一无例外地感到十分意外。

美丽的陈惠芬、陈惠芳姐妹将自己的芳心都献给了个体户，于是黄、郑两人成了在同一天、同一宾馆举行婚宴的连襟。不知是姐妹俩争风吃醋的暗鬼在作祟，还是两连襟争富斗阔的心理在挑动，反正事情打一开始便显示了决一雌雄的气氛：都想在婚事的糜费上压倒对方。去看看他们各自的洞房吧，只差没把拾元钞当墙纸了！但截止于婚宴前一天，充当裁判的各路亲友一致裁定：双方虽各有千秋，但大体上旗鼓相当，明显的优势不属于任何一方。如此说来，婚宴这天便是最后一搏的战场了！

天平终于倾斜了。那天上午，好几家报纸上刊出了郑大山、陈惠芳结成伉俪的启事！没想到这怪点子的姐姐、姐夫吃惊之余，赶紧派人八方出击搜索全上海的食品店，购下最高级的巧克力作喜糖分发来宾。然而，胸有成竹的妹妹、妹夫虚情假意地将姐姐恭维一番之后，随即狠很踹了她一脚——他们的喜糖很一般，但除此而外却充分发挥了郑大山操百货业的优势：男宾每人一只电子打火机，女宾每人一付耳环，未成年的小宾客每人一架袖珍电子琴！被二百五十元一桌的酒菜塞得个个消化不良的六十桌宾客，发出一片惊羨的喝彩，判明了这场长达六个月的面子争夺战的最终胜利者。

自认无颜面对世人的姐姐差点对人生绝了望。她顿足捶胸涕泗滂沱跳骂生动，愤怒地控诉和谴责自己的丈夫丢人现世。腹背受敌的黄礼义红了眼睛，搜罗了自己和朋友身上所有的拾元钞，总有百来张吧，几个箭步窜到窗跟前，大嚷一声“黄礼义陈惠芬今天大喜——”便欲将钱象传单一般往下面马路上掷。多亏座中有位在派出所工作的亲戚上前劝阻，说是万一路人因争夺钞票而发生骚乱，罪魁祸首便是你，到那时，喜剧眨眼间就变成了悲剧……

荒唐吧？当然荒唐，但也许还没到荒谬绝伦的地步。那么，请二十四岁设摊卖鲜活鱼虾的钟潮再为我们作点补充。

事情是一位不相识的小青年随地吐了口痰引起的。小青年使出浑身解数抵赖，值勤人员欲将其拖至办公室治个服帖。这时，钟潮上前了。他随手从口袋里“拉”出一张票子大咧咧塞进值勤人员手中，然后才看清是张

二元的，便顺口寻了句开心：“不用找了。一口五角，二元四口。”他拍拍小青年的肩，“朋友，你可以补吐三口！”

谁知，横度里杀出一位里弄干部：“钟潮！你好哇！不刹歪风反倒扶邪气……”

同住一弄堂，对方底细大家都一清二楚；文革中两家有些龃龉；钟潮设摊后，那里弄干部常欲摘牌子沾点小便宜……总之，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，两人的争吵一拉开序幕便进入白热化阶段。几番火上添油式的来回推挡之后，胸无城府、一味以有钱逞强的钟潮陡然掣出张拾元大钞三下两下撕了个粉碎，然后，一把抓住里弄干部就往自己家门口拖。他要让她见识见识自己现在拥有多少钱！

正巧遇上钟母拎了煤球炉出来要生火。浑身三万六千只毛孔只只朝外喷射出火气、怒气和怨气的钟潮，眼睛倏地一亮，冒出一个近乎疯狂的念头：给我都睁开狗眼乌珠看着！我要……

硬去充当这无谓意气事件的判官，也许是不明智的。并非无关宏旨的问题倒是：在众目睽睽下五千元人民币当了引火纸这一凿凿事实，是否最后完成了本节开头那个定义的证明——钞票，不过是些花纸头罢了？

曾诱惑夏娃偷食禁果的蛇，目光仍炯炯

《新民晚报》披露过一则社会新闻。上海张家宅街道一对五十岁开外的个体户夫妇，女的有钱后终日沉醉在哗啦啦的麻将声中；男的则各得其乐地与“干女儿”厮混，结果是在公园里行为不轨时被抓获，从而东窗事

发。

既然是“干女儿”，年龄差距便可想而知。这些“干女儿”们的目的，当然不会是婚姻，而且，也很难相信她们是想充当什么“第三者”，或是在追求什么“精神恋爱”。那么，为了什么呢？答案是不言自明的。

这个保外就医劳改犯的自供状，叫人头皮直发麻：

“我玩女人，是我老婆同意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她的主意。三年前我们准备做生意时，缺少本钱。几个已发了财的个体户乘机开出非常优惠的条件，逼我们夫妻在床上表演给他们看。没办法，腰里没铜，不能称雄。所以有了钱后，我们，特别是她，一心想的便是报复：看别人。第一个‘跳蛋’就是她去弄来的。至于后来一定要设法弄个处女，这倒是我先想出来的……”

天老爷呵，难道这一切全是钱在作祟？曾经两女一男共寝一床的宋玉成，回答得赤裸裸：“说我追逐、勾引、玩弄，我承认。但这不是单方面的，而是相互的，相互的！凭我这长相、这家庭条件、这文盲、这黑桃烂污二底牌，你不见得会以为那些女的是到我这儿来寻找什么爱情的吧？钞票对于女人的诱惑力有多大，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怎么也意想不到的，我没做个体户之前也不知道。看看大多数个体户，哪一个身边没几只‘跳蛋’象苍蝇一样围着转？双方都是逢场作戏，玩过就忘。

‘跳蛋’也不愿一直跟牢一个个体户，时间长了一则腻味二则容易败露。有钞票的个体户有的是，要钞票的‘跳蛋’也有的是，大家都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？看来你对这种事一点都不懂。有兴趣哦？有兴趣我可以叫几只‘跳蛋’来教教你。只要肯攒钞票，当然是我来攒，我保证

她们会详详细细告诉你，而且面孔决不会红一红！没兴趣？我看你是怕，不是没兴趣。那么，介绍你去认识董海明吧。在白相女人的功夫上，他是超级‘模子’。”

“是的，我就是喜欢女人，象《红楼梦》上说的：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。”

那位受过大学教育名叫董海明的个体户是这样对我讲的：

“一个女的，只要她一心只想钱，那么个体户对她的吸引力便最大。其他的人根本不能和我们比。

“高干、高知、侨眷、过去的资本家等等也很有钱。但第一，是不是有我们多？我看很难说。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是对钱的态度。毫不在乎，来得容易去得快，从瘟孙那儿赚来的还还给瘟孙去——个体户个个这样想。这一点对女人的影响比钱多更大。守财奴钱再多也不讨女人喜欢，败家子却往往交桃花运。古今中外，无不如此。

“另外，个体户们大部分没结婚。凭良心说，那些整天围着我们转的女的，绝大部分不是‘跳蛋’。她们是很想通过婚姻来掌握我们手中钱的。但个体户不是傻瓜。谁愿意把自己的钱全部交给一个人，再让这个人来束缚自己的手脚？我们需要的是，让自己手中的钱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，在女人身上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！于是，便有了一场蛇与鹰的搏斗——谁都可能是胜利者。个体者一昏头，便乖乖做了女人的俘虏；女的一不小心，就上了我们的钩。不过，一般地说，女人是失败者。

“即使对以要钱为唯一目的‘跳蛋’来说，个体户还更有一层好处。‘跳蛋’专做两种人的生意：外国人

和个体户。一般吃‘肉里分’朋友口袋里捉不出几只老白虱。从出手讲，两种人都阔绰不在乎。不过，外国赤佬有外币兑换券，还可顺手捞到外国货，吸引力应该大些。可惜，想赚外国钞票，face要ery漂亮，还要多少懂几句English，更困难的是要搭得上路子。再讲，到中国来的外国人，也不是个个都想这事的。而最最教‘跳蛋’望而却步的，还是一出事就要落个‘有辱国格’的罪名送去劳教甚至判刑。跟个体户鬼混，就没这么多事情……”

“等等！”我顿了顿，平抑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才说：“按你这么讲，你们是在金钱的压力下，才迫不得已去……这狡辩未免太过分了点！钱多不是坏事，问题是怎么用。从于国于民于你们自己都有利的方面说，可以存银行生息，目前还可以买股票……”

董海明回答得针锋相对：“你对我们看来还一点不了解。存银行买股票，结果得到的还是钞票。我们已经愁钞票怎么花，还要钞票干什么？外国资本家竭力扩大自己的企业，到一定程度也不是为赚钱，而是出自一种事业意识。这种意识，在中国目前的个体户里，恰恰是最缺乏的，起码是我，以及我所接触的。我们之所以做个体户，国家之所以叫我们做个体户，是为了解决职业，也就是为了赚钱过日子。但赚到一定程度了，钞票也就变成了一堆花纸头……”

打上了个体户烙印的“吃角子老虎”

随着采访的深入，帷幕一重一重在我眼前拉开，活跃在赌场上的个体户们，形象渐次清晰起来……

请看：奇异的一幕——上海申江饭店的音乐茶座里，一个头发烫得酷似女性的小伙子，从卡曲衫口袋里掏出一盒已开过封的三五牌香烟啪一声摔在桌上，拿出只西门子电子打火机放香烟上，却又再取出盒火柴抽出一根放在打火机上，最后才从里面口袋取出只信封放旁边。一位个体户在茶座桌子中间走走停停，象是寻找着什么似地悠转过来，盯了桌上的烟、打火机和火柴梗一眼，便在对座坐下，一语不发取过信封抽出内容物。我定眼看去，是三张定活两便储蓄单，纸片上“壹千元”的字样赫然入目。三张三千元。个体户将信封缓缓放回原处，与抬起眼来的小伙子对视了一阵，突然轻轻吐出一字：“单！”小伙子应声把盒中的香烟全倒桌上。支数不多，一目了然：五支。小伙子轻轻吹了声口哨，只收起打火机便拉着身旁一位俏丽姑娘走了。那个体户追上一句：“明天下午六点，‘海燕’。”

我知道海燕西餐馆，但却是后来才知道：按他们的规矩，输家有权利要求赢家请客吃一顿。

凄惨的一幕——如同被抽了骨髓一般的龙华杰一步三摇捱回家。一声不响仰倒床上，那瞪得铜铃大的眼睛望着天花板，用他妻子的话来形容，是“整整半个小时没眨过一眨”。妻子知道保准没有好事。他去郊县某地学习汽车驾驶，准备学成回来自己买辆汽车跑运输，谁知才去了一天就这么付模样跑回家了！赌输钱了？深知丈夫脾气的妻子一下子搭到了他的脉。输了多少？一部汽车钱……

费解的一幕——在一伙朋友的前呼后拥下，张通城付了款，将一辆崭新的幸福牌摩托推出车行，脸上挂着

炫耀的微笑。没想到，一个更让他能露一手的机会就在车行门口等着他。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截住他：“朋友，博一枪？”赌的规模与方式三言两语就谈妥了：输了，摩托车由人推走；赢了，对方替他付车款。于是，双方加上看热闹的，十几人在延安东路云南路口一溜排开，等着下一辆由西向东的轿车开过来，以轿车号码最末一位数字的单双来决定输赢……那一次号称“猜单双大将”的张通城是两手空空回家的。

例子举不胜举。不过，我们从信手拈来的几桩赌例里，已可大致见到目前个体户赌博的三个特点。

首先是形式趋向于简单，要求能在短时间内决出胜负。“博眼子”、“关牌”等以扑克为赌具的方式有逐渐被淘汰之势，“沙蟹”、麻将等较复杂的形式就更不屑一顾了。目前最风行的是猜单双，猜拾元钞票号码的单双，猜定活两便号码的单双，猜汽车号码的单双，猜香烟盒里香烟支数的单双——凡可计数之物，尽可为赌具，可谓简便极矣；随口吐一字，胜负已决定，可谓快极矣。是生活节奏加快促成的连锁反应？是大脑功能退化的后果？抑或是个体户对钱所持态度的某种折射？

其二是赌资越来越大。文革中有猜镍币上年份的，一博十，即一分的币赌一角，五分的赌五角；而现在用拾元钞赌单双，一博十是寻常事，一博一百也已不鲜见。几年前“关牌”到流行时，普通输一张牌一角，一张一元已属巨赌；而今一张十元是小赌，一张百元才需要认真打而不管输家还是赢家，大多不耐烦一张一张地点钱，拿出一叠拾元钞比一比，差不多厚薄就算数，相差个三两张谁都不计较。那位很热心地陪我到处去观